

尊水園集畧

尊水園集畧卷之六

讀杜私言

大凡 凡十一條

余數年間於杜詩近四十餘讀稍稍會其倫要邇  
來却掃益有餘力另錄而重讀之長篇短章務細  
察其意思所在乃手彙為帙序準編年體分古近  
言之五七區以別焉即小有裁酌而杜詩之全局  
統是矣會友人王君瑞符門人王生元禮俱畱心  
於杜謂此本頗善可流播朋輩因商定而授之梨

人舉人執簡請余安名余避席謝曰名不敢安也  
無已還問之子美子美別李八秘書有句云乞米  
煩佳客鈔詩聽小胥余不敏於子美無能為役第  
謹操觚管充胥史之任而已而乞米鳩工遂煩我  
友襄茲素業蓋有機緣則余於子美雖無能為役  
然較之隸人伐木信行脩水筒張望補稻畦豈子  
摘蒼耳宗文樹鷄柵第占數鷺鴨頗著微勞倘藉  
手以見子美想掣餅給酒在所不靳而後乃今併  
藉斯舉以了平生執鞭之一念斯又沾沾私幸者

也所有大凡條之如左

世所傳草堂集編次最有法蓋取子美作詩歲月之先後以為定本一展卷而歷履瞭然今既分體其勢不得不離顧就各體中仍依其原本次第庶居行起終不致差互

杜詩乃天壤精氣結成即子美亦不知何繇至此豈復容他人着語然經昔賢一番評唱而光鱗愈長就中推服無如元微之沉醉無如文文山而劉須溪篇評句隲弓成點本破的表微兼饒遠韻今

其書已大行無庸駢載祇存吾淨本與說詩者共  
研焉惟子美自注一字不遺

八哀詩有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一章瀕溪云  
九齡大節惟論祿山此既不甚白末亦不及吊祭  
殆失畫意余以為開端四語便畫出一曲江矣至  
於大節所在史官書之天下傳之此不待言者若  
明皇生不用其言至傾覆流離始遣人一祭大是  
無聊此不足言者舍此兩端而獨反復其文章以  
曲江文章頗為相業所掩也微顯闕幽法應如是

所云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此二語最得詩家  
關紐不惟可以想曲江之詩之妙併可以想從來  
作者之妙今之詩不及古之詩只為費辭說無餘  
地耳又寄常徵君七言律一首字字沉痛而說者  
顛云諷刺只因錯會晚節傍風塵一語遂致通篇  
皆錯夫傍風塵猶言奔走道路耳人少壯寒賸猶  
冀前途至老年道路則無復之矣此最是志士傷  
心處若海鶴句即所謂低頭下色地故人知善誘  
意况鳴何人者海鶴也豈鷗鷺流哉萬事糾紛猶

然絕粒一官羈絆實以藏身此等艱苦向誰人語  
全是子美自告自訴併以憐及徵君想寄詩時不  
知淚下絕行乃忠厚之至也而人反猜為輕薄寄  
徵君者不亦難乎為徵君者不亦難乎杜詩當發  
揮者甚多聊舉二則以代一隅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全部杜詩迎刃而解

余鈔杜詩止去十之二三視諸家選本最為繁富  
乃毅然芟同谷七歌者蓋不敢不芟也其不敢不  
芟奈何難言也第使稱詩者取同谷七歌與曲江

三章潛心紮度而思過半矣夫余芟杜詩僅一七  
歌哉何獨此之揭揭為祇緣七歌久膾炙人口昔  
賢有稱其為風騷之極不在屈原下者不一拈出  
罪且滋大故不得不稍為別白然其老句苦語仍  
收之摘錄中

摘錄一卷近於割裂然子美之精神在焉精神所  
獨到或一句或數句奇光異響即不必句題自當  
孤行宇宙必併其全篇曲收而此一句數句之精  
神反遭埋沒矣故獨拔之以少為貴



子美千古大俠司馬遷之後一人子長為救李陵  
而下腐刑子美為救房琯幾陷不測賴張相鑄申  
救獲免坐是蹉跎卒老劍外可謂為俠所累然太  
史公遭李陵之禍而成史記與天地相終始子美  
自發秦州以後諸作泣鬼神疑神驚心動魄直與史  
記並行造物所以酬先生者正自不薄

子美最儻宕自表其能上之天子謂沉鬱頓挫隨  
時敏捷楊雄枚臯尚可跂及有臣如此陛下其舍  
諸公東方朔以來斯趣僅見載觀其遺懷壯遊諸

作又謂許身稷契致君堯舜脫畧時輩結交老蒼  
放蕩齊趙間春歌冬獵酣視八極與高李登單父  
臺感慨駿骨龍媒賦詩流涕上嘉呂尚傳說之事  
來碣石萬里風至於閨房兒女悲歡細碎情狀盡  
寫入北征篇中與經緯密勿收京平胡參伍錯雜  
不復知有旁觀固是筆端有胆亦繇眼底無古人  
之狂也肆子美有焉

子美性極辣惜未見諸行事鵬賦一篇辣味盡露  
所云重其有英雄之姿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可

謂善於立言義鵬行是其一生心事偶遇好題遂  
不覺淋漓痛快至功成用舍之際何其激脫幾於  
神龍見首不見尾矣高鳥奇文並傳不朽  
語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又云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今觀子美詩猶信子美溫柔敦重一本之體悌慈  
祥往往溢於言表他不具論即如又呈吳郎一首  
極煦育鄰婦又出脫鄰婦欲開示吳郎又迴護吳  
郎七言八句百種千層非詩也是乃仁音也惻隱  
之心詩之元也詞客仁人少陵獨步

子美一生繼主憂民血忱耿炯與日月齊光有口  
者皆能言之而忍窮負氣東柯西枝間食栢餐霞  
稜稜如鐵不一飯不忘數掾必憶低回感謝足以  
寬鄙敦薄諸如此顛布在方冊無庸複議獨其好  
善懷賢誠求樂取一片古今熱腸萬里乾坤大眼  
諸君子尚引而未發余請得具陳之按子美當年  
足跡幾半天下交遊幾滿天下所遇諸往蹟必摩  
苔石而問之慨然想見其所投贈酬答乍合久  
要自冠帶以至布衣靡不披豁相對一往而深約

畧言之所最愛者李翰林高常侍岑嘉州孟雲卿  
而嘉州之弟常侍之侄俱蒙獎錄所最重者房太  
尉嚴僕射李北海常左丞孔巢父所最善者蘇司  
業贊上人所深憐者鄭廣文所極異者蘇大侍御  
所特拔者張徐州所苦憶者荊州醉司馬所敬重  
而歎惜者王客子季友張十三山人彪與孟倉曹  
兄弟周旋則因其孝友過南隣朱山人水亭則賞  
其道氣薛華醉歌則亟稱其好至此之山東李白  
傾沁八分則極奇其筆至擬之中郎石經阮隱居

貧而靜則嘉其清許近道識字用心許十一善誦  
詩則愛其精微飛動推激風騷得一善拳拳服膺  
其斯之謂與聞薛璠畢曜除官而喜動乎顏色高  
蜀州歿已六七年矣開文書帙中見其人日寄詩  
不覺淚灑行間竟追酬焉生死交情極真極雅讀  
元道州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感而遙同謂  
復見比興體製至欽其為國楨詞林前輩幾見如  
此虛懷乃送其適江左輒出苦語云取次莫論兵  
其愛惜元二甚於元二自愛即師弟父兄不過如

此古文之誼藹然其贈蘇四侯亦云一請其饑寒  
再請其春蒙竟是箴銘渾乎德愛從來與孟襄陽  
似未曾識面每憐其袒褐長夜望東南雲而悲吒  
見張旭草書圖而滿目悽惻詩云念昔揮毫端不  
獨觀酒德所以待顛者獨貴摩詰辭翰世所共推  
而特題之曰高人奉贈五言律一首微言篤論鄭  
重紆迴右丞不白心事賴此而雪能造命者文章  
也能洗冤者仁人也若蘇端若王倚若崔戡李封  
衛八處士酒杯流行真淳坦朴交遊中尚帶鴻濛

之色而汝陽王漢中王鄭駙馬李金吾何將軍王  
將軍又未嘗以其勢人武人泛泛置之度外他如  
小道可觀寸長必錄如李潮曹霸畢宏韋偃王宰  
馮紹正席謙公孫大娘李十二娘佳人楊氏歌者  
李龜年俱收之藁中令其姓名長留天地而清淨  
僕夫信行亦荷眇眇可當玄賞若夫內舉不避更  
見曠懷從弟亞之為大布衣則援王言以重之老  
孫子之有古人風則指經書以實之即驥子好男  
兒何妨自譽嗚呼大哉嗚呼厚哉乃其尚友古人



尤饒至性世之論宋王者第以為文藻風流人耳  
而子美獨深知其悲為悵望而灑千秋之淚詩云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其嚮往寧有極耶至諸  
葛丞相則幾於食寢夢寐以之矣屢入其祠古其  
相徬徨其陣圖言之不足嗟嘆之不足惻惻乎三  
致意焉觀其上崔卿請脩武侯廟遺像缺落爾時  
崔特權夔州耳遑遽相託惟恐失之斯其心何心  
哉蓋宋玉致於靈均者也丞相致於昭烈者也師  
友君臣之際子美所尋味者精矣李蘇則敬認為

師陶謝則思如其手庾開府者天下之傷心人也  
哀江南一賦具悉本懷而子美蕭瑟江關句深會  
開府難言之心魂聽於幽定謝知己陳拾遺才繼  
騷雅名懸日月乃為段令所害至今令人不平子  
美循覽其故宅與學堂遺蹟慨慕不已送梓州李  
使君之任囑曰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何其惆  
乎有餘悲也高詠郭代公實劬篇而神交冥漠又  
豈尋常誦說者哉若王楊盧駱為輕薄所哂幾無  
完膚而子美直罵輕薄身名俱滅仍以萬古江河

還諸四煤匪惟公道抑見剛腸至宋員外薛少保  
作人多可議而又為之隱惡揚善於宋則枉道而  
過故莊淹晉而問耆老遊岳麓見其題壁慨然曰  
物色分晉與老夫殆殷殷有欣附之恩焉於薛則  
首表其陝郊篇只微轉一語曰惜哉功名忤而溷  
醜無窮至其題榜題壁畫鶴徬徨追賞如將見之  
蓋憐才之至期與天下共惜此人耳最後發潭州  
而興懷於賈傅褚公也統揭一語曰名高前後事  
此語出而千古才人俱作子美感慨憑吊中矣摠

之以忠厚惻怛為主而天人胥聽命焉雖欲詩之不驚風雨而泣鬼神不可得也然則謂子美為詩人可謂子美為古大臣可夫以古大臣降而行詩人之事則讀子美詩者又當為子美傷不忍言子美好雖然是足以知子美矣始可與言子美之詩矣

### 論五言古詩

五言古詩其源流吾不及悉也獨覺老杜深廣無端波瀾萬狀計少年遊吳越時必有著作今不少

槩見斷自遊龍門奉先寺始或者子美自選定本  
蓋聞鐘發省先生悟矣過此以往左右逢原一宿  
贊公房而悠然有會燈影妙香全憑清裏領畧所  
謂心在水精域也謁文公上方痛自研洗謂甫也  
南北人久遭詩酒污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發  
省殆莫深於此者最初望東岳似稍緊窄然而曠  
甚最後望南岳似稍錯雜然而肅甚固不必登峰  
造極而兩岳真形已落子美眼底及觀又登後園  
山脚云肯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

首望八荒則子美業升岱宗之顛而流覽無際矣  
乃絕不另設一專題以鋪張遊槩斯正作者乘除  
拆補甚深微妙處亦以望岳一首已領其要故不  
必再爾絮叨試思他人千言萬語有加於齊魯青  
未了乎嗚呼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赴奉先縣及  
北征肝腸如火涕淚橫流讀此而不感動者其人  
必不忠番花門塞蘆子前後出塞二吏新安石壕二歎  
夏月三別新婦垂老無家暨客從南溟來白馬東北來紆  
慮老謀補偏救敝體人情若雪片數世事如雨點

情酸味厚歌短泣長而一唱三嘆蘊藉優柔三百  
篇十九首李陵蘇武曹植陶潛上下同流後先一  
揆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一首具見子美虛公  
之至其云臺中領舉刺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  
所以分黑白繇是觀之則侍御乃仁人正士反以  
此見斥公道何在末云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  
相看愛狼狽至死難塞責服善悔過吐胆輸心具  
如是胸襟自然忠君信友易有之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則子美詩豈易作哉所以他日又曰高歌

激宇宙凡百慎失墜選三判官詩絕有關係別出  
杼機於威弧振牧制極收京布嘉惠藉長計清流  
沙存武威反復諄託即憤激林丘論兵遠壑穆然  
有無窮之思與尋常贈送迥別故特表而出之要  
三判官定自可人於樊二十三曰冰雪淨聰明雷  
霆走精銳於從弟亞曰奮舌動天意踈通畧文字  
於常十六曰老氣橫九州張目視冠讐夫所冀安  
邊反正舍若人誰屬乎八哀詩傷煩又傷泛中有  
數十光潔語與日月並垂者又為濃雲所掩然而



詩家之元氣在焉杜詩之體統存焉不可遺亦不  
容選送魏祐王珣張建封乃一肚皮國史實錄無  
處發付特借彼題目寫我文章即與本人分上頗  
覺迂遠亦不暇顧要建封自奇士只風神蕩江湖  
誰能當此五字若夫請蘇渙誦詩又賦詩贈渙真  
傾倒於蘇至矣及考蘇之為人起手結局幾於龍  
蛇起陸又慨然作變律詩想見其無聊無忌子美  
眎目為靜者又目為白起尺繩原自井井然其不  
交州府人事都絕肩輿江浦忽訪少陵則其人固

卓詭而具心眼者可念也子美所以紀異也子美  
凡四遣興兩詠懷一述懷一遣懷一寫懷壯遊昔  
遊三韻三篇述古寄題佳人幽人牽牛織女喜雨  
北風病栢病橘解憂早發彭衙羗村玉華宮九成  
宮慈恩寺塔漢陂西南臺灤上堂客堂柴門茸林  
伐木除草督稻種菜脩水管摘蒼耳及夢白送適  
奉常陪李別贊懷虔等篇或自作列傳或自脩年  
譜或自招其魂或自洗其髓或歌哭同時或然疑  
一貫或低顏下色或傲睨瞪視或說法救人或軟

語調世或憑吊古賢或裴徊往事或睠懷密友或  
規切良朋或表章潛夫或抹撥鼠子或布網維於  
臧獲或施經濟於水鹽忽遊玄心於溟濤之初婉  
寄妙理於豪放之內炳炳林林俱是天地間絕大  
文字特子美以韻語歷落出之人習矣不察第曰  
詩耳詩耳夫子美之詩而詩也乎哉從發秦州至  
萬丈潭從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入天穿水萬壑千  
崖雨雪烟虹朝朝暮暮一切可怪可吁可娛可憶  
之狀觸目經心直取其藹而犁然次諸掌上嗣是

金華山觀去通泉十五里山水清溪驛鑿石浦津  
口空靈岸花石戍晚洲衡州莫不隨處點綴盡妙  
領佳統成少陵一部遊記晉譜與人尤有贈衛八  
處士示從孫濟戲東鄭廣文兼呈蘇司業夏日李  
公見訪雨過蘇端晦日尋崔戢李封貽阮隱居立  
秋後題赤谷面崦人家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水  
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諸作俱直接漢魏不假  
階級又絕不襲漢魏匡廓卓乎自成其為子美而  
磊潤清紆未嘗不兼庾鮑之致彼世之規規然篤

選體之學者方隱括遺囑依腔膠柱因詆子美為  
放為粗為太質為師心自造不知子美乃益深遠  
矣乃更幽秀矣合子美五言古詩聞之其最凄苦  
難讀者莫甚於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  
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又當  
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又尚想趨朝廷垂髮禪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  
行色云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云羸骸將何適  
矜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殿垢又有求常

百慮斯文亦吾病艱危作遠客十詔傷直性又報  
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迴剛腸  
聊掇數端涕洟滿紙然至其獨往獨來自繇自在  
則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又曰造幽無人境  
發興自我輩又曰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  
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又曰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  
適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又曰用心霜雪間不  
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又曰鄙夫亦  
放蕩草草頻卒歲又曰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

諸如此顛空明狂爽又高又真超然塵壚之外遯  
世無悶者子美也子美其猶龍乎

論七言古詩

歌行之有子美也豈非天哉涉入不得其門徑迥

見其首尾世所以題評者亦云殫矣惟子美

語曰即事非今亦非古最為簡當蓋盡少

古詩皆即事也自撰題自和聲自開世界

無古今即今即古其坐縮古今在此

今余不敏既已微覲其端

出乎無所祓避凡飲中八仙同父  
有述余獨在所畧乃首之以高都護驄馬爲乃  
燕之以岳麓山道林焉中間無妙不臻有奇必暢  
所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至虫臂鼠  
肝俱成龍文犀彩備哉詩乎從有天地以來僅一  
子美雖然此作者事也非鈔者事也况其大義微  
言卓乎有補於國史者如兵車麗人哀王孫哀江  
頭悲陳陶悲青坂洗兵馬及大麥蠶穀青絲錦樹  
祈檻天邊冬狩歲晏釋悶憶昔等篇詩史定評無



庸附益余不賢者僅識其小如鄉里兒童頂領成  
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置與時異况乃踈頑臨  
事拙在投簡中入此等語尤覺不平然是一片直  
氣激出不能隱忍者不宜隱忍者也豈許暖暖姝  
姝假敦厚輩所敢望其邊際故曰詩可以怨暖日  
樂遊園醉中曰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  
慈正當木瓢真率鞍馬狂賞時忽出此柔愴深淳  
歸根復命之語誰為為之誰令聽之蒼茫自詠者  
此物此志耳醉時歌純是天縱不知其然而然之

矣高歌有鬼神也開手復無端波及臺省諸公世  
人皆欲殺恐不獨在青蓮矣醉歌行視此稍讓然  
寫到衆賓皆醉我獨醒自然是送骨肉語此性情  
之正也漢陂行變眩百怪乍陰乍陽讀至收卷云  
起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  
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蕭蕭恍恍蕭蕭悠悠屈大  
夫九歌耶漢武皇秋風耶聞薛華醉歌與醉時歌  
俱出聖入神不可思議而風格老三字尤是作歌  
標準曲江三章章五句竭翼驚呼忽邀天際國風

之後又續國風孔巢父振奇人也送行作復出子  
美手詩卷長留天地間贈人自贈俱在其中洋洋  
樂哉又置酒者蔡侯也兼呈者李白也尋禹穴而  
訊謫仙臨前除而對靜者遠致清光彈琴月照此  
與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  
宿宴飲同一妙境夫子美已起身出城矣於疾風  
暗塵中開眼忽見雲卿豈不喜出意外於是拉雲  
卿復往劉宅會宿雲卿亦不以生客自嫌攜手徑  
造當是時劉侯歡甚張燈促饌從殘局中翻出新

局賓主友朋相視而笑此一段光景至今令人迴  
環則詩雖欲不佳得乎丈人山一首飄飄欲仙自  
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似訓似箴最嚴最厚兩短  
歌行一贈王郎司直一送邛州錄事一哭兀橫絕  
迭宕悲涼一委曲溫存疏通藹潤一則曰青眼高  
歌望吾子一則曰人事經年記君面待少年人如  
此肫摯直是腸熱心清盛德之至耳相從行贈嚴  
二別駕觀黃昏叩門俄頃膠漆則嚴二是一新相  
知內云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目則嚴

二之豪俊可想繼之曰神傾意豁真佳士又曰似  
君須向古人求則嚴二不止豪俊更具肝腸嚴氏  
溪放歌想即是嚴二水莊蓋高宴既終復遊別業  
子美喜得佳士周旋故與之長夜語又思許身相  
就松根同煮茯苓則嚴二真可敬也祇緣子美作  
客劔外棲託未免依人而邊頭公卿驕矜難看於  
是直下一冷語曰費心姑息是一役肥酒大肉徒  
相邀懊悔決絕甚於怒罵陪王侍御宴苑通泉携  
酒泛江內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

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  
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歡譴場中誰能著此開創  
語春日戲題惱却使君兄最暱在一惱字而箇脉  
又從王趙兩美人人生來故曰戲題以前既常常相  
見嬌嬈屢出此又欲其携紅顏輕百里一來開愁  
與春光相見子美之於朋友坦厚無間如此枹樹  
為風雨所拔茅屋為秋風所破一歎一歌頗覺喫  
力然歎枹樹為無處吟新詩歌茅屋思廣廈庇天  
下主意固自寬雅火食刀歌古栢行以其來自外

國以其在孔明廟前故各極其形容蒼水捫縹龍  
伯罷釣未已也申之曰持護天子以禦魑魅推及  
於妖腰亂領敢欣喜光芒六合無泥滓而刀之精  
神全現矣霜皮湣雨黛色參天未已也申之曰氣  
接巫峽寒通雪山桂及於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  
元因造化功而相之根柢不淺矣負薪行最能行  
是風土詩四十五年無夫家則夔州處女真可憐  
少在公門多在水則峽中丈夫尚可重李湖八分  
小篆學無數闌場而歸之於不流也此其意大

本領所在收局忽作却步語曰我今衰老才力薄  
潮乎潮乎奈汝何退藏於密意味彌長後韓昌黎  
做其意謂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合  
而觀之想見古人閤厚今之君子攘臂下車動輒  
凌轢前脩薄拙矣醉為馬墜諸公携酒相看任誕  
相調頽然天放其云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  
伏衾枕又是正經道理前後得此方深穩且文字  
更有伸縮變化寄秋明府博濟從梁公說起不是  
迂濶正見明府門第家風原有本末柰何干謁歷



詆輕以身殉而不見山高水波虎饑蛟橫種種險  
絕乎未直云早歸來黃土污人眼易昧何等斬截  
何等乾淨愈率愈婉婆心勸世子美真佛位中人  
寄韓諫議註竟是一首遊仙詩若直看作遊仙精  
色又減妙在是寄諫議魏將軍歌起忽減洗聳醒  
際爽惟華岳峯尖差可領其孤逸觀公孫大娘弟  
子舞劍器序與詩俱登神品蓋因臨穎美人而邇  
及其師又追想聖文神武皇帝撫時感事悽惋傷  
心念從風塵瀕洞以來女樂黎園俱付之寒煙老

木泥付身業已白首而笑人亦非盛顏則五十年  
間真如反掌以此思悲悲可知矣一篇中具全副  
造化波瀾莫有濶於此者夜歸詩狂的改樣讀前  
後苦寒覺於冰雪凜冽之外別有擬議祇可意會  
不容言說惜別行蓋為送仙卿進奉端午御衣之  
上都也詩竅已具題中篇內點題云裁縫雲霧成  
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玉淨花明尤善梳掠醉歌  
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顏八題壁夫以詩中神仙為  
神仙中人題詩又煩高手題壁傳之藝林真為佳

話一為歌行歌主客可歌哉主客也可歎一首為  
豐城客子王季友作季友文人高人引經論道其  
視柳氏不啻糞土去則去耳於季友何損然季友  
窘甚矣貧窮老瘦賣履資生幸有豫章太守引為  
賓客久而敬之更不復疑季友小心謹慎三年未  
曾開口李也王也各盡其道真令人中古人子美  
之歎非因河東女兒而歎豐城客子乃歎世乏豫  
章太守又歎如豐城客子之潔身者之難其人耳  
用意深婉細味始出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蓋句不新則詩巧句徒新則詩亡苟非有日新之  
學問日新之識見而惟務新其皮膚反致面目青  
黃此又與於陳腐之甚者少陵下一戲字有無限  
防閑在見身說法急須理會遊麓山道林有句云  
一重一拚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於骨髓都窮體  
貌仍舊此鼎新之大章程也誦詩者其潛心焉賦  
詩者其遵路焉若夫馬之為物倜儻權奇高僧愛  
其神駿畫之一道氤氲蓬勃根宗昉之卦爻少陵  
於斯二事往往觀天而洞微約畧所題詠者有都

護驄馬天育驃驥帝曹畫馬又有瘦馬畫則奉先  
劉少府山水王宰山水帝偃雙松丹青引特贈曹  
將軍霸而少府兩兒卽亦俱拈出莫不妙極形容  
斬新活現所云巧刮造化窟殆少陵自道其尤闕  
至極者曰顧視清高氣深穩曰卓立天骨森開張  
此相馬之秘密也至與人一心成大功與人同生  
亦同死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繇却出橫門道款款  
震盪終古徬徨其曰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不  
曰意匠慘淡經營中此觀畫之骨髓也至丹青不

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若耶溪雲門寺吾獨  
胡為老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則繇藝會道形神  
俱往即不展圖開卷胸中自有萬頃雲烟在心為  
志發言為詩昭昭乎進乎象矣

論五言律詩

五言律至盛唐諸家而聲音之道極矣然未有富  
如子美者既富矣又有用也何言乎有用感天地  
動鬼神訐謨定命遠猷宸告蒿目時艱勤恤民隱  
主文而譎諫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謂有

用文章乃工聲律者之所未嘗講而子美氏之所獨饒也若夫好色則為國風怨誹則為小雅直於今體四十字內自鑄離騷天荒地老俛得杜陵洋澤乎盈耳哉請循其本喜達行在所三首是一部五言律樞紐試想其影靜心蘇喜極嗚咽殆哀樂過人而適止於符無念不在王室者詎僅僅死去歸來已耶兩次收京一再觀兵及夕烽警急王命提封征夫送遠東樓西山散愁遣憤有感有歎種種關係竟是奏疏又有云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

人又有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有云涼風  
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又有云甲兵年數久賦歛夜  
深歸令人短詠徬徨長思淒斷忽喟然歎曰歷歷  
開元事分明在眼前雖憶開元實痛天寶於是有  
宿昔詩有能畫詩有聞鷄詩有洞房詩有驪山詩  
而宿昔一首其詞尤微禍水消息含吐隱躍是天  
地流血之根因喜達行在之緣起也從此透入  
脉絡犁然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  
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祿與親故別因出此



門有悲往事此一首是全部杜詩分龍處蓋前此  
吳豫齊趙浪跡酣歌已而獻賦敷詞文彩傾動人  
主逍遙率府對酒曲江已又脫身賊中露肘而見  
天子涕淚而受拾遺爰膺諫諍之司雅當清剛之  
氣浸浸乎嚮用矣乃無端出為華州掾悒悒不自  
得因擺落一官崎嶇萬里所謂漂泊西南天地間  
也彼一時此一時繼此又一時而先生之詩遂塞  
乎天地故曰此首是全部分龍然極痛深悲亦莫  
有過於此詩者詩曰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

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不須分疏不煩詠唱第  
沈吟數十過設身處地有不百端交集與子美携  
手歛歛者乎自茲之外約有數曹秦州雜詩自為  
一曹遠遊避地獨立寓目江上樓上春望悲秋村  
夜客夜倦夜旅夜歸夢不寐耳聲覽鏡懷灞上游  
懷錦水居止獨酌成詩官定後戲贈暮秋將歸秦  
哥別湖南親友等篇又為一曹登兖州城樓白帝  
城樓梓州登樓不離西閣岳陽樓瞿唐西峯灩澦

堆青草湖白沙驛松滋江亭觀江漲公安懷古祠  
南夕望禹廟修覺寺牛頭寺玄武禪師屋壁謁真  
諦寺禪師滕王亭子等篇又為一曹別房太尉墓  
哭嚴僕射歸觀過故斛斯較書莊天末懷李白地  
下蘇司業鄭老身仍竄中允聲名久惠子白驢瘦  
歎息高生老孟氏好兄弟吾宗老孫子酬孟雲卿  
贈畢四曜贈高式顏送元二適江左送賈閣老出  
汝州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別常微君別崔湜  
兩年齊趙正雲卿吳魏十八還京因寄岑中允參

就郎中事明逢唐興劉主簿弟等篇又為一書  
一屏跡小園耕園早起徐步長吟漫或江燕江村  
香水秋野濱西東也移居夔州暫往白帝示弟歸  
草堂簡較課小墮鉏斫果林孟倉曹遺酒醬阮隱  
居致韭三十束王十五司馬弟遺營草堂貲賓至  
過客相尋九月一日過孟倉曹主簿兄弟野望因  
過常少仙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重過何氏夜  
宴左氏莊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宴戎州楊使君  
東樓王十五閣前會等篇又為一書寒食重九冬

深守歲將晚晚晴以至月夜雨雪雲雷等篇又為  
一曹山水圖畫鷹鷂蓄劍銅餅秋笛高梅苦竹梔子  
蕪葭廢畦除架胡馬病馬猿鹿鷗鴈燕鸚鵡百舌  
花鴨促織螢火等篇又為一曹畧舉數曹粗知大  
槩夫遠慮深憂固其獨携之懷抱即短拈小摘亦  
具全副之精神其處友也同過同功同生同死其  
自處也真忠真厚真懶真狂臨水登山別開道眼  
分襟握手具可服膺忽而來心似粟百觚俱冥忽  
而張口如箕五臟盡露愁處令人悲涼欲絕快處

令人鼓舞不休又有乍看無端徐思有謂就不  
不陌中而條理指歸一一可按者又有興言在此  
寓意在彼就尋常尺幅內而涵融籠罩蕩蕩難名  
者彈繩最密神理縱橫洵練極清奇葩煥發時而  
優柔雪淡下淚偏多時而跌宕風流關情更篤分  
明古訓降作律詩以至造化權輿陰陽昏曉飛潛  
動植表裏精粗但經弱毫微點靡不真色畢呈先  
生自云下筆如有神良不妄語他人豈能贊一辭  
哉祇可焚香默誦而已超前絕後隻古卓今將人

世無限情境俱蟠屈於五言八句犁然寬然嗟乎  
一杜律也

論七言律詩

先正李滄溟云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  
心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製憤焉自放矣此語出而  
江杜之言律詩幾失坐位雖然未易言也子美所  
可貴者惟在一二應酬之作頗有詭氣未免落夾  
雜律法拘牽不得不爾夫子美既以詩名海內况  
其詩名愈著其真真源不得已降志從俗用幾

世

可銷繳此一段而子美七

言律詩之真精彩躍躍出矣諸將五首咏懷古蹟

五言此十篇詩是七言律命脉根抵所繫乃子美

獨竭心思復送以一身之全力為廟筭運籌為古

人畫像一腔血惘萬遍水磨不惟不可輕議抑且

不可輕讀養氣滌腸方能領畧世止知有秋興八

首不知尚有此十首則杜詩之所以為杜詩行之

不著習矣不察其埋沒者亦不少矣秋興詩十家



山郭一首結句云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  
輕肥夫以學少年既是五陵裘馬自己輕肥又提  
何始自匡衡抗疏劉向傳經竟沒交涉蓬萊宮  
闕一首瑤池王母紫氣函關傷於爛熟而雲移日  
統一聯大類早朝似非秋興末即急挽云一卧搶  
江驚歲晚終非靈棹留此二首恐為秋興減價詩  
有損之而乃以益刪之而愈以全者此類是也題  
張氏隱居不貪夜識金銀氣果妙而春山無伴獨  
相求乘興杳然迷出處二語不艱不生自關玄實

可作真隱一幅行樂特拈出與知者共之鄭十八  
虔貶台州司戶既傷其臨老陷賊又因闕為面別  
故篇中徬徨特至如云萬里傷心嚴譴目百年垂  
死中興時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萬  
轉千迴清空一氣純是淚點都無墨痕詩至此真  
可使暑日雪飛午時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難末徑  
云便與先生應求訣九重泉路盡交期乃知詩到  
真虔不嫌其直不妨於盡送路六侍御入朝云更  
為後會知何處忽漫相逢是別筵每讀此輒忽忽

愴懷不能為情之至不知作者當日何以運想何  
以落筆因許八奉寄江寧吳上人是七言律中足  
色好詩清切悠揚最為合拍望岳結句云稍待秋  
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於登眺外別具神理  
杳穆肅清呼吸之氣直徹帝座具此等胸腔而太  
華靈狀自日日湧於座隅何必不登岳何必必登  
岳精誠交通一望足矣箭栝通天有一門為余  
傳真必有此句方可作望岳詩崔氏東山草堂舊  
歸曉發公安三首皆拗調詩之絕佳者愛汝玉山

前半篇高爽鮮新操勝於人耳目之外祇可氣聽  
不容言詮後半篇又質款近情恢諧有趣詩之損  
放宜如此霜黃碧梧全首矯秀原是悲詩却絕無  
一點悲愁薄氣犯其筆端讀去如竹枝樂府曉餐  
公安一首更瘦更狂搖曳脫洒真七言律中散聖  
題云數月憇息此縣而感慨係之矣賓至客至二  
首別有杼機自成經緯見為衰憊實挺動見為恭  
謹實放肆見為坦率實矜局拙縣胸中眼中酣恣  
空淨而筆底又有千鈞力量故只當家常說話而

人不知覺宣政殿紫宸殿省中壁俱官下詩風格  
却清令曲江諸詩儘力顏唐而穆然之思自在值  
雨一首更覺清紆至口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  
院故人亦太覺戀闕然是一片心腹腎腸貴在不  
遮飾野老南鄰俱蕭然有自得之意淺碧輕紅可  
作畫本野老後四句忽變故是子美慣着末自注  
云得稱城關心細體莊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  
逢早梅相憶見寄題原曲婉有詩而子美詩更層  
折無數幸不折來一聯已經先輩諸家表出矣若

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繇無聲無色愈  
淡愈濃寥寥兩句意味百種余特表而出之寄杜  
佐一首從回護中寓感慨字字排空却字字撫實  
其妙多端不可名狀今人求其說而不得遂以虛  
摹為絕詣恐境地全隔遂歸十四江東省覲其歎  
息自不須說內云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  
影稀只楚楚寫景而歎息更在言外此中有訣苦  
憶荊州醉司馬哭兀嶮嶮有拔劍斫地之意發端  
若足定不等閑載歌曰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

安無使來連已與醉司馬揉成一團在杜有許多  
心事欲語在崔又許久音驛未通湫擠牽掛腸中  
盤數十車輪安得而不苦憶耶奉待嚴大夫云常  
怪偏裨終日不知旌節隔年迴冲淡婉約最得  
待之之神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結句云安得  
思如陶謝乎令渠述作與同遊恨我不見古人恨  
古人不見我兩意俱有又眼前無李白高適岑參  
孟雲卿諸人倡子和汝孑然隻立又不能藏其狂  
言故奇賞之不翻爾無聊此才子良朋聲氣之真

楚結處正如漢高歌大風而惜世少韓彭阮籍  
廣武而歎時無劉項千古英人一條腸肺章梓州  
橘亭錢成都竇少尹前半篇是送行絕妙况味乃  
紗帽酒肉兩場中所未曾有將赴成都草堂途中  
有作先寄嚴鄭公九數首極有致極有體蓋嚴武  
是天地間真心眼人定不受佞倘如幕下庸流一  
味油腔必吐棄而擯斥矣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舉束縛蹉跎無可奈何意一痕不露只輕輕結一  
語云浣花溪裏花飢笑背信吾無吏隱名既悲白



頭趨幕府為溪花所笑將欲駕言吏隱又恐為溪  
花所疑幾多心事俱聽命於花深乎深乎十二月  
一日三首第三首尤空奇變化其虛實實虛有無  
無有之間妙極歷亂而懷人歎老抱映盤紆此老  
杜七言律之神境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發唱云  
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純用倒裝在起  
手尤難與喜達行在所喜心翻倒極嗚咽淚霑巾  
同一闕機祇緣此老滿腔肫摯故哀樂過人潑血  
如水他人假啼佯笑如何張取得來次云却看真

予愁何仕漫卷詩書喜欲狂何等條直何等款曲  
復次云白首有茲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喜趣  
津津藹然溢於眉宇結云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  
襄陽向洛陽自注云余田園在東京則卜居中州  
故公一生心事此所以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妻蘿  
莊也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  
請高三十五使君回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崔  
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  
佳期走筆戲簡令三首觀之足徵少陵高興坦懷

實情雅趣不止無文人捏怪陋習併不知人世上  
有彼此封畛故其起居交往一味無懷葛天有如  
此真人妙人自然做出真詩妙詩自云晚節漸於  
詩律細子美一生詩只受用一細字不止晚節為  
然蓋詩不細不清詩不細不遠詩不細不能變化  
詩不細不敢縱橫也細之義大矣哉示獠奴阿段  
暨黑白二鷹俱以志異詩亦卓絕內云郡人入夜  
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  
爭能耻下講可以想獠之有心而群可以想鷹

之有品而不可學士大夫宜銘座右登樓閣夜黃  
草白帝九月二首凡六首一題不止為一詩一詩  
不止了一題意中言外愴然有無窮之思十分筋  
兩十分關係與諸將古蹟秋興諸詩相表裏讀者  
切宜鄭重至祝至祝江雨云春雨閣閣塞峽中早  
晚來自楚王宮即事云暮春三月巫峽長船船行  
雲浮日光逆照云逆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夫  
山村俱能寫化工之情狀精神盡不出想不盡詩  
至此與天為徒覃山人隱居云微君已去獨松菊

哀聲無光晉戶庭其人尚在而詩乃有矢盡絃絕  
之意蓋有為而作不止憑吊其居止也舍弟觀赴  
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妙在句句是喜句句是  
寄若竟像對面浹洽語便不是寄矣歡劇喜多又  
與弟尚隔許程於是尋遠檐楹索梅花共笑無情  
有情極迂極切梅亦相視而笑冷蘂踈枝半不禁  
矣妙哉此詩寄到觀自然跪坐以進鼓譟以舞為  
子美弟者真有天緣亦不枉奔走數千里一番勞  
苦也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多客見客心還題明

淨意更溫深第二首云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  
有可假花似悲而實喜似將就而實繁但取境用  
意只在絲孔微茫中冷拖空轉一唱三歎燕子來  
舟中是子美晚歲客湖南時作七言律詩以此收  
卷五十六字內此物連類似複似繁茫茫有身世  
無窮之感却又一字說不出讀之但覺滿紙是淚  
大世之相後也一千歲矣而其詩能動人如此

論五七言排律

排律是詩中別局大類鼓吹在子美尤為餘事然

盛莫盛於子美妙莫妙於子美元微之謂自詩人  
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觀其云鋪陳終始排比聲韻  
大或千言次猶數百亦似專指排律而論夫鋪陳  
排比千言數百凡有物料有筆力者皆能之正非  
子美之獨絕也子美所獨絕者在不以排律為排  
律耳原其執筆翫紙初無闢富取盈之心猶水着  
地縱橫流漫任其所止而休焉自六韻以至百韻  
無不可者顧此猶未足奇也試取其五言排律一  
部從容研玩翻覺鋒發韻流之際時有空翠撲人

冲襟相照如長筵廣座絕不寒一喧客絕不雜一  
鉅釘拔壺散帙行酒賦詩而奇錯間陳妙香靜發  
因已盡洗排當之習一空紛如之陋矣故有時取  
出一語天地頓寬全篇於此復命有時徐布數聯  
機神更聚定局從斯轉關此子美排律中極大法  
門亦天授非人力也所謂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  
省殆先生自作題詞耳行次昭陵重經昭陵建都  
十二韻傷春五首意有攸關辭無幫補夫排律原  
為酬贈設而乃環絡先朝切劘當世紆迴鄭重就



排場中而封事出焉本領體裁絕世獨立謂先主  
廟與諸葛廟是而篇論世尚友文字而以排韵行  
之其曰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其曰君臣當共  
濟賢聖亦同時將從來天造草昧建侯不寧同寅  
勸恭咸有一德大作用大道理等閒說出此謂一  
詩不止了一題也要先主武侯亦不負此語又曰  
間闌兒女換歌舞歲時新不必繁稱盛舉只輕輕  
拂掠而人心思念愛戴歷數百年如一日光是無  
然溢於言表詩至此情文俱美婉藹如畫明淨如

粧令人三日坐卧其下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  
居八韻春歸六韻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  
十韻將別巫峽贈南卿兄襄西果園四十韻八韻  
凡四首在五言排可稱仙局神品即在杜集內亦  
屬絕頂合尖潔淨精微冲芳瀟灑日日吟誦齒頰  
俱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一首做手最高  
盖唐朝妄認遠祖尊老子為玄元皇帝極無謂極  
沒正經子美以本朝臣子而謁其廟貌此處作語  
正難看他周旋運用奇幻方雅脩極其致然若文

章易竟故又就吳道子畫上儘力摹寫以賓代主  
避實擊虛良工心獨苦其誰知之得家書宗武生  
日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與驥子好男兒及道懷  
舍弟觀等其悲喜之真自不待言須識其藏風韻  
於荒涼寓高華於懇朴情深文明眼空筆老鄭駙  
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云別離經地披寫忽  
登臺驚心蕩隨即醉夢中讀之亦醒須溪有言招  
魂復起吾謂此句足以當之一哭鄭司戶蘇少監一  
首泣下最多線兩公與子美莫逢故發唱云故

誰憐我平生漸與蘇開題獨亮豪俊人誰在文章  
掃地無羈遊萬里關內問一年供二十字抵一大  
篇祭文結云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蒼蒼茫茫  
有何地置老夫之意想詩成時熱淚一湧而出不  
復論行點矣是以謂之哭也且少監竟沒於穀貴  
貧至此乎爲之三歎上白帝城云江城含變態一  
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見天地之心  
知雨暘之性窮新舊之變領山水之神胸中多少  
緣故朗朗洗出余謂登高而開道眼者此也東屯

月夜有月挂客愁村句可解不可解個中三昧傷  
秋一首最簡重結語云何年減對虎似有故園歸  
減字可憐似有字游戲沉痛詩家之功失神氣俱  
在此而專工字句者却不許窺其藩籬此外贈寄  
送別之作幾二十首雖云應酬而子美獨以全力  
注之蓋子美之交情之身事之高心之道氣之淨  
眼之曲腸之逸趣之任誕具見於斯如贈鄭諫議  
云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分明自己評唱特借  
諫議酒杯以澆磊砢蔡子勇成癖一首全篇俱好

跌宕慰貼燥脾愜意其位置本題尤妙寄高彭州  
適岑繞州參云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以子美  
清心毒眼舉物態世局俱洞若觀火知之爛熟就  
中高低冷暖徑可相忘所不能忘情者詞客耳是  
何等肝腸何等襟韻最笑世人不識好惡將詞客  
兩字漫加于熱曹游輩可謂辱極必如高三十五  
岑二十七始足以當詞客耳且高岑從來並舉據  
尋常之論若專以爽塏歸高岑者子美獨曰高岑  
殊緩步沈鮑得同行看得又別詩之道溫柔敦厚

旁見側出一言以蔽之曰緩緩則曲緩則閑緩則  
寧緩則靜緩則可以運完神緩則可以蓄餘力緩  
之一義誠衆妙之門也非子美拈出誰識高岑誰  
知沈鮑又誰解詩之所以為詩乎寄李十二白二  
十韻談太白本末最核可作青蓮小傳筆落驚風  
雨惟太白集中有之移不在他人身上末云楚筵  
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憐  
才中狂特達婉約與春贈王中允維俱是天壤間  
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寄張十二山人彪云艱

難隨老母慘淡向時人將恐魯防寇深潛託所親  
寫出高人辛苦堪為墮淚又云靜者心多妙先生  
藝絕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寫出高人妙處  
多才多藝有實有華而靜者二字最是丹頭乃子  
美從道心妙明中密地勘出為高才生說法然所  
以推服張山人亦至矣奉送叢公入朝十韻興象  
規模與題雅稱未復囑一語曰公若登台輔臨危  
真愛身法言正告令人肅然夫奉送府主誰敢作  
此語誰肯作此語子美真古人也送陵州路使君



之任云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寮宜潔白萬  
役但平均一段悲憫深心隨風雅溢出告誡友朋  
若訓子弟不如此則詩不真不如此則詩不厚又  
云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則人我之相都融而  
拯救之恩益切矣一贈王二十四侍御云繇來意氣  
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耻賤貧子美一  
片結交古腸歷歷落落四言說盡末云洗眼看輕  
薄他日又有云交態遭輕薄蓋輕薄一種實交道  
所甚忘况子美篤厚人看鼠輩愈難着眼備告朋

友所謂與衆棄之也想其喫輕薄之苦亦已屢矣  
可為托腕一秋月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  
韻是第一首長詩其中起伏轉折頓挫承遞若斷  
若續乍離乍合波瀾層疊竟無絲痕真絕作也風  
流善價愜當忘筌余即取先生此語以評先生此  
詩其自序云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  
辟卽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若黃綠每欲孤  
飛去徒為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迤邐衾枕  
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

貴空回首喧爭懶着鞭囊虛把釵釧米盡拆花鈿  
茸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敕厨惟一味求飽或三  
鱸兒去看魚筍人來坐馬羈缺籬將棘拒倒石賴  
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  
坐能堅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澤  
國遠迴旋見為無聊又似自得見為縱性又似傷  
懷其音常在語外其墨常在紙外其神常在局外  
所謂高視收人表也其感慨時事則云即今龍庭  
水莫帶犬戎羶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言之有

餘痛尤覺隱隱不平至其隻句則有云陰何為清  
省夫清省原係詩家要訣故再三提掇既以之贊  
曲江復以之美陰何焉又有句云管寧紗帽淨只  
紗帽淨三字真是為幻安傳神蓋合列傳畫像像  
贊而為詩者也六奇大奇一行次古城店泛江作奉  
呈江陵幕府諸公末云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  
其聲嗚嗚然移居公安敬贈衛大節發端云衛侯  
不易得余病汝知之衛侯何人能與子美親暱若  
此真不易得中云質朴謝軒墀又云白頭供宴語

可念可愴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  
判官云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燠  
疑陸賈裝多少祈望多少箴規字句如金肝腸如  
雪可見古人厚道雅道無拘無隱贈送詩中有此  
不異天球大貝歷代傳寶夫復何疑若七言排律  
大難措手盡子美集中止四首乃四首無一不佳  
者意致機神沈研而盡變色聲香味縹緲而入微  
在七言律不易在七言排律尤不易學者不作七  
言排律則已如欲作七言排律定當取子美四詩

耕之壁上展之案頭奉為師保朝夕禮拜可也

論五七言絕句

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  
兩人為政即窮天地無復有驂乘者矣子美恰與  
兩公同時又與太白同遊乃恣其崛強之性頽然  
自放獨成一家寧為鷄口勿為牛後天實生才不  
盡才人用才又自不同若子美者可謂巧於用拙  
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蘊者也請試言之如  
貞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

場如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  
覓封侯如任轉江淮粟休添苑閫兵繇來貔虎士  
不滿鳳凰城如今日翔鱗馬先立駕鼓車無勞問  
河北諸將角榮華淵然黥然偏有雅人深致又如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将百年興一望九江  
城此老胸中溪壑絕遠即斯足以想見五言絕句  
之境界至此而渾博無際矣若七言絕句尤磊落  
空群如承聞河北諸道出度入朝歡喜口號九十  
首是雅頌之博徒鐃歌之後勁讀之令人堂堂變

州歌厥體中當家少年行逼真少年形神俱肖樹馨香門外鷓鴣無數春筍三絕句所謂花鳥莫深愁畏人成小築也徜徉簡傲是真色詩江畔獨步尋花命題最佳詩更有致似喧而實靜似放而實微似頑醜而實纖麗江南逢李龜年無限感慨號國夫人一云張祐作然相其聲采還似少陵贈李白一首等閑人自承當不起仍有戲為六絕存歿口號解悶等作幾二十首子美平生好古憐才論文求友一片真精神畢見於此試舉九情論之



學古人而陽以傲古人也。如今人而因以貶今人也。操戈入室。拔本塞源。卑欲顯出自已。輒忍上揜前脩。貴耳賤目。黨同伐異。妄自張大。無佛稱尊。如輕薄之哂王楊盧駱者。種種惡習。最傷大雅。夫子美則不然。其言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隣。溫柔敦厚。萬然可掬。如李陵蘇武。是此道中開山第一祖也。子美直曰。吾師乎。吾師乎。熟知二謝頗學陰何。歷歷開陳。如稱家譜。至庾信之老健。盧王之風騷。俱從隻眼玄鑒得之。豈同俗論薛郎。

中特以兩言有當於心即全用其語至惜曹劉不相符而目為今之何水部孟雲卿即奇士然視子美猶川之於海也而子美曰孟子論文更不疑即晉人云已經平子意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吾於子美之待薛孟見之矣襄陽孟浩然高人王右丞原自不朽一經子美推許姓字益香至席畢鄭曹之游於藝也而特志之一生一死乃見交情子美之廣博深厚豈復可窺測哉以如是大文章大議論第於斷句小詩悠然寄興掣鯨魚於碧海攀屈

宋而方駕舉一毫端建寶王剝其子美之絕句乎  
夫子美絕句之學世置不講又矣余故稍論列之  
與讀杜者密證焉

論摘錄

余鈔杜詩有摘錄一卷說見大凡自揣不免得罪  
於子美然不敢一毫有負於子美蓋自他人行之  
則為殘賊自小子行之則為忠臣越千百年而與  
子美炳然相見者恃此一片空心耳夫既已句段  
摘出則靈光秀彩卓立紙上有耿耿觸人眼睛何

煩解說但各體俱論似不得遺此一端今除宴遊  
贈答等項小景閑談不必具論謹掇其關涉之大  
立教之切者畧陳梗概其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  
英雄將開天御世大機括兩言說盡其曰吾聞聰  
明主治國用輕刑為君止仁輕刑似近慈厚誰知  
是聰明主所為尋繹別有深味其曰文王日儉德  
俊又始盈廷儉德與俊又何涉而朕乃相關所謂  
德盛不狎侮也其曰天地雖瘡痍朝廷多正臣異  
才復間出周道日維新可見朝廷所患者乏正臣

及異才耳即偶爾瘡痍乃天地事與朝廷無干此  
造命之言詩中絕少其曰遷擢潤朝廷潤字入微  
見朝廷擢一大雅之士如膏雨油雲潛滋密沐裨  
益不小其曰深誠補王室夫王室有缺惟深誠能  
補之誠字上文加一深字肝胆經綸少一不濟其  
曰在今最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寔吾弟濟時肯  
殺身世之巧人未有不假者真心既喪完軀保妻  
子是其能事豈有肯殺身之理肯殺身濟時者必  
介立磊落丈夫要磊落一本於拙誠拙誠又稟之

天骨每讀詩至此未嘗不歎息痛憾於巧人也其  
曰開君遠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城到  
須早人臣急公之義宜如此其曰古來於異域鎮  
靜示專征鎮靜即整暇也不生事不輕敵養力待  
時而勝筭在我矣惟深於兵者知之其曰聖情常  
有眷朝退若無憑寫得親臣重臣一段不敢恃寵  
之意希夷冲漠一言當人千言其曰封內如太古  
時危獨蕭然安得此賢邦伯落落錯參天下為萬  
物吐氣其曰政用疎通合典則惟疎通故合典則

彼不合與則者皆叢脞失體拘泥欠通之人也故  
又曰政簡移風速其曰梁公富貴於身踈蹠令明  
白人安居每思下之人不獲安居只緣上之人蹠  
令不明白耳其蹠令不明白又因居心不淨富貴  
兩字昏濁其神顛倒錯亂網利擾民此等物即蹠  
令明白何用况乎其決不能明白也哉其曰朝野  
歡娛後乾坤震盪中震盪起於歡娛以是知憂勤  
之味在朝在野不可一日不知其曰天子多恩澤  
蒼生轉寂寥意警詞微令人推求緣故而求其故

而中飽屯膏之輩不可勝誅矣詩至此髣髴春秋  
其曰萬姓瘡痍合群兇嗜慾肥合字肥字慘不可  
讀詩有一字而峻奪人魄者此是也其曰廟筭高  
難測天憂實在茲詔外有話話裏有話味中有味  
味邊有味其曰上天鑠金石群盜亂豺虎二者存  
一端德陽不猶愈從苛政猛於虎與其有聚歛之  
臣寧有盜臣兩義化作一詩其曰窮子失淨處高  
人憂禍胎要思何以是淨處彼饑寒非窮惟失淨  
處乃為真窮高人所憂禍胎者憂此耳其曰名賢



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且  
教誨且寬解亦緣子美老於旅人深知行役之苦  
故言之有餘惻所謂不為困窮寧有此也其曰結  
后防讒柄操腸有禍胎凜然鏤金著誠之言不可  
作韻語讀其曰自古江湖客真心若死灰蓋讒柄  
禍胎俱萃於朝市一至江湖而宇宙寬矣然心不  
冥即江湖儘有風波故必真心若死灰而後洗手  
濯足脫然無疑此嘉遜而肥者也覺結后操腸猶  
是第二義其曰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瑩其曰骨

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其曰精理通談笑忘形向  
友朋其曰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其曰時見文  
章士欣然淡情素其曰深衷見士則其曰看君用  
高義耻與萬人同其曰事業當清機其曰符彩高  
無敵聰明達所為其曰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  
其曰近公如白雪執熱復何有其曰可憐為人好  
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其曰故人情味晚誰似令  
我手脚輕欲旋夫知己相遇亦不一矣或精理或  
高義或深衷或雅論或事業或文章或情味或符

彩而好心真色為之根抵要本於骨清行暢使喧  
濁放肆之令即有文才有作畧要歸於下流而已  
方恐餘波累及安所稱洗然遇知己相近如白雪  
也哉金石兩青瑩寫人生相感真光景洞徹焦腑  
又曰氣蘇君子前又曰氣合無險僻子美實以朋  
友為性命者也其曰幽獨移佳境其曰山居精典  
籍其曰我遊都市間晚憇必村墟其口更是無人  
處誅茅任薄躬其曰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其  
曰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群惟其覺得靜中受用

百倍世途故必向村墟中晚憩更於無人處誅茅  
至耳連虎穴而去人群其惡喧極矣此等處不止  
見子美之靜併可想子美之嚴其曰陰陽一錯亂  
驕蹇不復理其曰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其曰  
群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其曰蒼筤川氣黃群流  
會空曲聲吹鬼神下勢聞人代速其曰行雲遍宗  
高飛雨藹而至其曰日氣射江深其曰落月動沙  
虛其曰峽影入江深其曰江流氣不平其曰遠山  
朝白帝深水謁夷陵其曰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

秦其曰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其曰有頃風潭  
上千章夏木清其曰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其  
曰毛髮具自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歟  
有託其曰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其曰立馬千  
山暮迴舟一水香其曰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  
其曰闌風伏雨秋紛紛其曰南國浮雲水上多其  
曰松浮欲盡不盡雲其曰絕壁過雲開錦繡其曰  
楚江巫峽半雲雨其曰江天漠漠鳥雙去其曰香  
爐峯色隱晴湖舉造化陰陽性情喜怒以至水香

兩藹雲錦樹浮種種變狀俱不能逃子美老眼所  
謂高懷見物理也其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廣大精微最闕痛痒從來論文當以此語為首唱  
其曰車輪徒已斷堂構惜仍虧獨會文章之全局  
文家所以少規模結法者只緣不知堂構耳後來  
惟黃山谷曉此意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  
錦當得錦機乃能成錦即子美堂構之說也其曰  
謝朓每篇堪諷誦可見李杜俱醉心宣城携謝朓  
天雅宜酒酣登吹臺時少陵無人謫仙死一千年

解此樂矣。若子美感慨平生，自序自傷，自負自訟，  
沉着痛快，如清曉歌哭，令人特地徬徨。試畧拈數  
則標其宗旨：如先帝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  
江漢，不復謁承明；如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  
生繁一物，為客費多年；如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  
存，如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如回首驅流俗，生  
涯似衆人；如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如今吾抱  
何恨，寂寞何時人；如疲瘁煩親故，諸族數賜金；如  
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如棲託難高卧，饑寒迫

而滿如百年邊已半四座敢辭喧如素髮乾垂頰  
銀章破在腰如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  
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如男兒生  
不成名身已老三  
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  
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  
傷懷抱如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  
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  
禮叫怒索飯啼門東此皆聲中有泱泱下無聲悽  
惋傷心仰天太息如顙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攜如



計踈疑翰墨時過憶松筠如儒術誠難起家聲庶  
已存如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如薄劣慙真隱  
幽偏得自怡如不才名位晚敢恨省卽遲知拙被  
林泉滯生逢酒賦欺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  
如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如殽爭酬造化樸直  
乞江湖如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如拾遺負奏  
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牽引濫騎沙苑馬幽棲  
真釣錦江魚如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  
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晨且入藍田山此又空融

蕩漾似任似謙固是老打本色一如小來習性懶晚  
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如漂然薄遊  
倦始與道侶敦如逢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如吾  
非大夫特沒齒埋冰炭如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  
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遘淚交墮  
此則洗心滌髓不舍秋毫轉念迴頭豁然大悟想  
自聞鍾發省以來真實脩行真實功課一部杜詩  
結丹在此非杜詩也乃道書也人能聞道而詩不  
可勝用矣抑余因是而有感於識氣之義焉大凡

物之卓者莫不有氣况文章為天壤精氣詩文文章之精者乎子美生來浩氣獨完加以十年讀書十年觀物十年省身故其發為詩歌橫絕古今元氣淋漓莫可名狀強而名之約有數種有儒者氣有仙佛氣有將相氣有游俠氣有朝氣有秋氣有風雲氣有湖海氣有劍氣有蘭氣有松柏氣有鼎彝氣有珠玉氣有金銀氣有清廟明堂氣有高霞積雪氣有深山大澤虎豹蛟龍氣他人得一足以自豪子美兼收併包左右逢原一言以蔽之曰真

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子美  
固已盡發光明之藏出以示人矣第望氣者見有  
偏全止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因是子美之  
詩翻從奔走一世中轉覺寂寥耳嗟呼作者良難  
讀者亦曷容易誦詩以論世養氣而知言子美遠  
擅千古後死者得與於斯文並足千古吾聞其語  
未見其人姑俟五百年後老杜復生細論老杜可  
也